

# 传统神灵信仰在当代的变迁与适应<sup>\*</sup>

## ——以福建闽清金沙堂张圣君信仰为例

俞黎媛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福建闽清金沙堂张圣君信仰的个案考察,探讨在当前农村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传统的民间信仰是如何做出积极的自我调整和主动适应,指出张圣君信仰作为传统农业神在当代的复兴除了国家政治大背景的宽松之外,其悠久的历史传承和行为惯性、地方化的阐述和期望、与时俱进的信仰民俗,管理人员注重信仰联谊、文化层次的提升并积极参与地方的现代化进程,是传统农业神在当今成功转型和复兴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 :传统 民间信仰 主动适应 积极发展

**作者简介** :俞黎媛,莆田学院社会科学基础部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宗教政策的调整,沿海经济迅速崛起,加之社会的多元化,民间信仰环境变得宽松,特别是港台同胞寻根谒祖热潮的刺激,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的宗教信仰活动率先开始复苏。学术界对民间信仰的研究在改革开放后取得了丰富的成果。<sup>[1]</sup> 以往的研究多从宏观范畴探讨民间信仰复兴的背景原因,缺乏对这种活态信仰文化的具体描述和个案刻画。本文旨在从微观的角度,从福建闽清金沙堂张圣君信仰在当代复兴的个案,探讨传统的民间信仰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动态变迁,为理解民间信仰在当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做出的主动适应和自我调整展示具体的实证。

福建在晚唐至宋之际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声势浩大的造神运动,大量的本土神灵应运而生,并逐渐发展成为福建民间信仰的主导力量。张圣君又称为张公圣君、张真君、张公真君、张公法主、法主公、都天圣君、都天法主、监雷御史等,是宋代闽中地区平民社会中产生的民间信仰神灵。<sup>[2]</sup> 宋时,供奉张圣君的庙宇已分布在闽清金沙、白云、德化、永泰盘谷、尤溪、漳平永福、仙游莆田、南平、福州牛项、下杭等地,在社会上已经有一定的影响。明清以降,张圣君信仰分布的空间范围更加广袤,区域分野初见端倪。<sup>[3]</sup> 建于宋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闽清金沙堂奉祀张圣君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经过文革浩劫,金沙堂殿内神像、碑刻都荡然无存,只留下大殿建筑。从1984年,金沙镇各乡村广大信众、长乐猴屿旅美侨胞和台湾及内地张圣君祀殿,在15年间共捐献120多万元修复祖殿。无数的庙

<sup>\*</sup>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闽台民间宗教信仰的生态学研究”(11CZJ018)阶段性成果。

[1] 刘忠卫:《目前我国农村宗教盛行原因之剖析》,《青海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宋清华:《一些农村宗教活动产生原因的探析》,《洛阳工学院工商学院》2002年第3期;《福建民间信仰的现状、特点和发展趋势》,《东南学术》2004年增刊;晁国庆:《当前农村宗教盛行的原因》,《广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濮文起:《民间宗教的活化石——活跃在当代中国某些乡村社会的天地门教》,《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当代中国民间宗教活动的某些特点——以河北、天津民间宗教现实活动为例》,《理论与现代化》2009年第2期;林国平:《关于中国民间信仰研究的几个问题》,《民俗研究》2007年第1期;《民间宗教的复兴与当代中国社会——以福建为研究中心》,《世界宗教研究》2009年第4期;张祝平:《当代中国民间信仰的历史演变与依存逻辑》,《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路遥:《中国传统社会民间信仰之考察》,《文史哲》2010年第4期。

[2] 张圣君信仰的滥觞与发展详见拙文《张圣君信仰与两宋福建民间造神运动》,《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3] 关于张圣君信仰在明清的区域分野特征见拙文《论民间信仰的区域差异——以福建张圣君信仰为例》,《莆田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宇在改革开放后庙堂焕然一新、香火重继后，又进入信徒寥寥的沉寂，而供奉张圣君的金沙堂却能够一直吸引万众来朝，并在闽东方言区影响日巨。本文即在通过分析闽清金沙堂张圣君信仰的复兴观照传统神灵是如何成功地在农村获得传播和拓展的空间。

## 一、延伸神祇职能，适应多元需求

宗教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借助超人间的力量，为社会成员提供心理上的慰藉和安全感。<sup>[1]</sup>民间信仰的现实功利性决定了神祇职能与时俱进的特征。因为天气预报的进步，张圣君祈雨职守有所衰退，但在民众的记忆中仍挥之不去。祈雨灵验的历史记忆成为民众膜拜张的信仰基础，信众在不断重温过去的历史记忆的同时，亦在不断扩展神祇的神能。

### （一）除瘟剪疔，拔除不祥

在田野调查中，除了张圣君祈雨降晴有求必应的灵验外，张圣君疗疾祛病、化灾解厄的灵验是民众最为津津乐道的“现身说法”。而且民众还这样诠释新时代神祇消灾解厄的灵显。

闽清金沙当地有许多人在北京以及其他地方经商，2003年“非典”期间，很多人纷纷从京回乡。家乡民众惧怕“非典”被带回金沙，于是请道士开场做法，到每家每户喷洒张圣君赐予的“圣水”，进行消毒，结果当地果然无一例“非典”爆发。信众如是说：“‘非典’就是过去说的瘟疫，那么多人从北京那个‘重疫区’回来，而金沙全境安然无恙，这难道不是张圣君显灵吗？”神的功能在于安定灾难下的人心，灾难过后，便是神迹的产生。

### （二）保护孩童，助佑学业

在信众心里，给子女儿孙罩上一层神灵的保护膜有助于孩子健康平安成长。闽清金沙堂以为圣君堂主殿，主祀张、萧、连三真君，陪祀者有赵玄坛、雷公、文昌帝君、观音和临水夫人，善男信女把保护孩童的重责交给他们最为信赖的张圣君和玄坛爷。笔者数次赴闽清金沙堂调查，见到自1989年起至2004年登记在册的认张圣君和玄坛爷为谊父的文字资料：认张圣君为谊父者有56人，认玄坛爷为谊父者有177人，认观音佛母者有15人，而临水夫人保赤佑童的职能似乎完全卸任，无一人登记在册。

为保子女高考得中，父母长辈不惜多方奔走，人情神意双管齐下，张圣君神案前也留下不绝于耳的此类祈求。2005年8月正值高考落幕，笔者在闽清金沙堂发现祈求或拜谢张圣君保佑子女学业有成，升学顺利，考取大学者占很大的比例。他们执着地相信只要人神共济，子孙定会学业有成。

### （三）求财获利，显圣境外

闽清金沙一带传统以农业为本，改革开放后，民众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外出务工经商、开矿办厂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农业支撑。金沙堂殿内的一些功德碑文也告诉我们张圣君是相当胜任其财神一职。2000年终，闽清各方善信数十人向张公赛谢拜年的礼仪榜就标注了闽清金沙镇的村民或公司在北京、厦门、云南、湖南、武夷山等地因为经营获利而分别向张圣君拜谢3000元至300元不等的记录。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外交流的持续发展，国人们的步伐纷纷走出国门，寻求域外的新发展。据统计，至1987年，在海外的闽清人（包括其后代）总数已达到10万余人。日进斗金，荣归故里，移民们仍不时祈求故土的神明，保佑他们平安顺利往还于家乡与他国之间，并适时帮助解决燃眉之急。在科学昌明的今天，民众亦希望张圣君可以消灾解厄、疗病祛疾、佑童助学、招财进宝，甚至于祈求神灵可以飘洋过海抵赴大洋彼岸，现场显圣。简言之，民众传统信仰的行为惯性和对信仰生活的需求是农村民间信仰在政策宽松大背景下全面复兴的最主要推动力。

[1] 孙尚杨：《宗教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 二、复苏传统仪式，增进时代内涵

宗教仪式是人们赖之与神灵联系的手段，它是活动中的宗教。对于人类学者而言，神灵信仰与仪式构成了文化的基本物质，也构成了社会形态的象征展示方式<sup>[1]</sup>。张圣者有恩于民，其逝世后百姓就将他神化，加以崇拜，百姓则又在信仰的基础上形成各种民俗活动来纪念张圣君造福百姓的功德，如闽清的“游田了”。如同其他民俗活动和庙会习俗一样，“游田了”起于何时因史无记载已无从考证，只是凭借一些世代相传的零散的口碑传统，这个活动从当地老人的先辈就已经开始了，应该有数百年的历史。“游田了”一般在每年夏至日前后三天举行，各境根据插秧完成情况，选其中一日到圣君殿请香。<sup>[2]</sup>可以说“游田了”活动是张圣君信仰直接影响下的独具特色的地方农耕文化习俗，也把张圣君作为农业神的职守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2005 年 6 月经闽清县宗教局、金沙镇政府同意、备案，闽清金沙堂祖殿管委会、张圣君“十境”代表大会联合举办张圣君“游田了”民俗文化节活动。除了传统的道士“法事”展演外，“游田了”开始之前还增加了歌舞文艺表演。民俗活动中神圣与世俗并存，文化娱乐的功能还在乡村发挥不可忽视的余热。正是这种与时俱进的信仰民俗仪式内容和代际传承承载和推动着民间信仰的继续勃兴和发展。

## 三、开展庙际联谊，扩大信仰影响

张圣君信仰还有一个特色，那就是张圣君信仰传播到一个地方即与地方神灵义结金兰。由于信仰的需要，各地民众把张圣君和各地不同的信仰神灵撮合，形成一个个具有地域亲和力的神道团。因此，在张圣君信仰圈里形成了一个神祇众多、法术超群、灵显无比、有求必应的神道团。张圣君的结拜兄弟有来自闽清、尤溪、南平、古田、莆田、德化等地的章公、萧公、肖公、饶公、刘公、连公、黄公、邵公等神道人物。这些神灵都是地方有影响的神祇，他们的组合多以张圣君为核心的“三神一组”或者“四神一组”甚至“五神一组”的形式出现，如金沙堂的“张、萧、连”、德化“张、章、肖”、莆田的“张、肖、朱”，古田的“张、肖、刘、连四圣者”和南平溪源庵的“张、肖、刘、连、邵五圣者”。同时，在闽东方言区颇为流行的临水夫人也以同门师姐的身份被纳入了张圣君的神道团。以张圣君为主神的神道团信仰体系作为共同的信仰对象以及由此形成的神灵世界的秩序观念、祭拜仪式、游神民俗和庙际联谊，使得闽清金沙以及周边地区的张圣君信众连成一片，直接提升了金沙堂祖殿的影响力，这亦是张圣君信仰体系在不同地域和时代背景下都能够巩固和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民间信仰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伴随着各地张圣君祀殿纷纷修复，远自台湾，遍及福建各地，形成了以金沙堂为中心，辐射闽清、闽侯、古田、南平、福州、连江等地的庙际联谊空前高涨，祖殿与各地张圣君祀殿之间的联谊也掀开了新篇章。1989 年 5 月，台中龙井乡三德村颜尊仁、中和村陈栋、纪竹林 3 人跨越海峡到金沙堂追认法主公祖殿，此举开启两岸张圣君信仰文化交流先河。1993、1994 年，台北高雄美浓镇圣天宫炉下善信谢连福、朱贵华两次率团来殿进香。1994 年 8 月，台中龙井乡三德村圣德宫进香团一行 142 人到金沙堂拜谒，献给祖殿“圣德长昭”的锦旗，祖殿管委会回赠“源远流长”的锦旗，互资留念。1997 年 3 月，金沙堂举行新建门楼落成仪式，圣德宫一行 12 人参加赴祖殿庆典活动，并赠送“佑我黎民”的牌匾。1998 年 7 月，台胞袁金水夫妇等 13 人来祖殿进香。此后，不断有台湾的进香团来金沙堂进香谒祖。台湾信徒的虔诚信仰对金沙堂的修复和繁荣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同时也加强了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

金沙堂是闽东方言区张圣君信仰的核心，以此为中心，覆盖金沙堂周边的闽清、闽侯、古田、永泰、尤溪等县市，并辐射周边县市如福州、福清、南平、连江、长乐、三明，甚至远至台湾。1984 年

[1] 王铭铭：《想象的异邦》，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44 页。

[2] 关于“游田了”的过程详见拙文《论福建张圣君信仰及其民俗》（《世界宗教研究》2004 年第 4 期）。

长乐猴屿进香亭主事张天恩率队赴金沙堂寻根认祖。1992年以来,进香亭主事张天恩多次率队来祖殿进香朝拜,且每有厚礼敬献,两地交谊日深。1996年7月,祖殿管委会专程赴猴屿,并赠以“虔心虔德,高谊隆情”的牌匾。1997年正月,猴屿邀请祖殿前往观看张圣君出游活动,同年7月,祖殿邀请猴屿善信参加祖殿门楼落成仪式。最早与金沙堂建立友好关系的还有1984年来金沙堂促成祖殿“甲子修复”的南平溪源庵。两殿每年举行重大神诞活动,都互相邀请,互致祝愿。此外,像南平太宝山皇灵堂、福州牛项真君殿、福州磐石乐善堂等都与祖殿保持紧密联系,除了分殿赴祖殿进香之外,如有重大神诞活动,都互相邀请。每年7月份来祖殿进香的闽清、闽侯、长乐、福州、永泰等地的分庙多达数十座。进香谒祖,神诞活动时祖殿和分殿互相邀请、互致祝贺的庙际联谊和交往是闽清金沙堂张圣君信仰文化圈不断扩大的直接推动力。

#### 四、提升文化层次,构建和谐社会

为了开发张圣君文化资源,提升金沙祖殿的社会影响力,以金沙堂管委会为主的当地文化精英不但竭尽所能地搜集历代地方志的材料记录,整理了包括方志、族谱、庙志、风物传说、民俗活动、道坛咒语、腹书签诗和文物实物在内的“史料志”,祖殿与分殿的“交往志”,包括方志存诗、当代献诗、祖殿楹联、传说故事的“诗文集”,记录张圣君灵显无比的“显圣志”、十方善信共襄盛举的“贡献志”等资料。2009年6月管委会又出版了《张圣真君祖殿——圣君堂》一书,详尽地介绍了张圣君信仰与民俗文化。此外,管委会从2006年就开始成立金沙堂张圣君信仰文化研究会,定期编印《张公文化》。2006年,金沙堂管委会还专门成立“张公圣君文化研究会”,邀请福建师范大学、厦门大学、福建省艺术研究所的知名学者担任研究会的主席和顾问,还邀请一些年轻的硕士、博士入会,提升张圣君信仰的文化层次。从2005年开始,金沙堂管委会就和闽清县政府相关部门积极筹备,扩大“游田了”民俗活动的影响,并申报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过多年努力,2009年“游田了”民俗被福州市人民政府列入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民间宗教信仰以积极主动、正面的姿态融入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之中,对国家各种政策法规的遵守、宣传和配合,以实际行动证明了民间宗教信仰并非某些官员和学者眼中的洪水猛兽,而是构建和谐社会、新农村乡风文明建设有益和必要的补充。“文化”、“民俗”、“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慈善”等靠近主流的词语成为金沙堂管委会对张圣君信仰的全新描述。

#### 五、结语

张圣君信仰从两宋发祥到现在已经有八百多年的历史,虽然经历疾风暴雨式的破除封建迷信后一度沉寂无声。但作为一种处在地方文化体系中的信仰民俗在改革开放后,又与其他神灵信仰一样以一种复兴的态势在民间社会重新活跃。此外,不同区域之间的庙际联谊,尤其是台湾信众赴金沙祖庙寻根谒祖的信仰热情大大地刺激了地方庙堂信仰的升温。地方文化精英对张圣君信仰文化不遗余力的宣传和资料建设,以及祖庙管委会在地方公益方面的投入,这也是民间信仰经历过狂风暴雨后面对社会变迁迈出的积极、正面的步态。张圣君信仰的复兴不再只是传统信仰方式的简单复制,“过去”得到改造,并积极参与现代社会的各种进程,得到社会民众的认可和政府的默许。地方政府某些现代化的设计,如爱国爱乡的教育、配合政府政策宣传、促进两岸文化的交流、活跃地方文化事业以及发展地方旅游业的理念指导,也给传统的民俗活动和信仰的复兴提供“合法”的活动空间,使之发展成为一种较为强势的地域文化符号。张圣君信仰在当代的复兴及其对社会转型积极做出的应对和变迁反映了民间把“过去”的文化改造成能够表述当前社会问题的交流模式的过程。

(责任编辑 李志鸿)